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与其周围的建筑物

蔡济世

(建筑系)

摘 要

本文藉着对圣马可广场周围的建筑物的描述与分析,以便深入了解该广场在设计上的杰出所在。

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圣马可广场(图1、图版11)享誉古今中外,Le Corbusier称赞它为“广场设计的导师”。欲进一步了解它的杰出所在,可从了解其周围的建筑物和城市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着手。

一、圣马可教堂

圣马可教堂(图版I1、图2)不仅在结构组织上复杂,而且包含着与其建筑分不开的多种艺术理论,比较难于了解。它远弃那庄严的罗马式而采用那光彩的拜占庭式,要说明它的外形得拿它从中吸收营养的一些教堂的平面图及其内部空间来作比较。如伊斯坦堡的十二宗徒教堂(I Dodici Apostoli a Costantinopoli,图3)和圣索菲亚教堂(S. Sofia,图4)。这些平面可以追溯到在意大利东北部的特里厄斯得城(Trieste)的一所古老小教堂圣犹斯多(S. Giusto,图5)的简单十字形平面。后来为了使之更完整,文艺复兴时期又重复了几个翼^[1]。

圣马可教堂的穹窿(图6)所带的两顶帽子,里面一顶于11世纪用墙体盖成,吸收了伊斯坦堡的圣索菲亚教堂的拜占庭式的穹窿(图7)形式;外面一顶于13世纪用木结构盖成,其形式引自11世纪在耶路撒冷建筑的罗琪亚回教寺(Moschea della Roccia,图8)^[2],这两个形式(前者属拜占庭后者属摩洛哥)是圣马可教堂建筑文化的主要根源。

圣马可教堂的平面呈希腊式的十字架形(图2),每一翼和十字架的中心都盖着一个穹窿,较低、靠近广场这部分是前庭和付洗堂,教堂外部体形完全与其复杂的内部空间相吻合。它的结构是由五个互相交叉的结构单元所组成,每一个单元(图9)的中央都有一个穹窿,由分布于四翼的四个拱支撑着,这些拱的每一个均是由四支四重的正方形柱子支撑的,每支

四重柱子所包围的内部空间是由一密实的小穹窿盖着。穹窿和拱的重量就由十支方柱来分担（四支在中间再加上三翼各有两支）。而前庭部分的负荷就分配到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前庭及付洗堂不需跟中央的十字形结构在静力上相平衡。它的五个空间藉着中央穹窿四周的四个拱的四根四重大柱，互相穿插与渗透。那四根四重大柱不只是整个教堂结构上的结点，同时也是人流交叉最密集的地方，还可藉着它们辨别堂内的许多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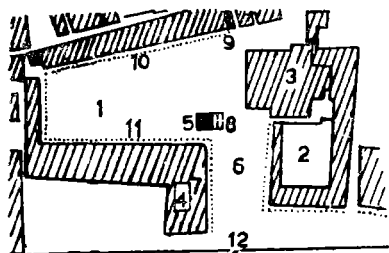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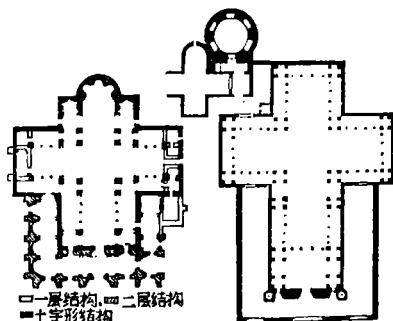


图 2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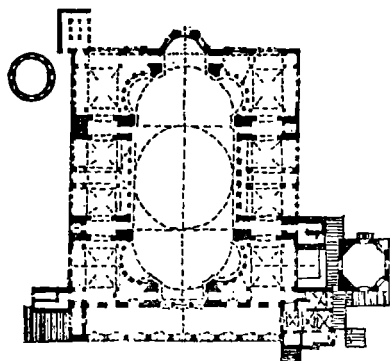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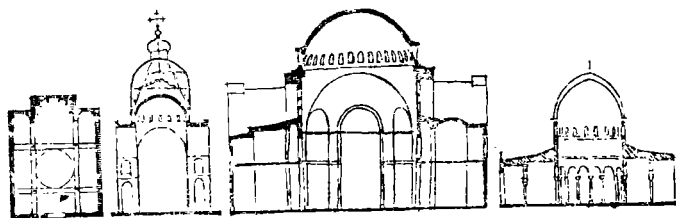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这种从结构上和空间上由四翼端朝着同一中心集中加强是圣马可教堂极其光彩的特征。

二、公 爵 宫

公爵宫(图10、图版I4)曾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司法部及执政者的官邸所在,它是威尼斯最重要的一幢公共建筑。它朝着码头及小广场*的两个立面如此开敞,无论是对运河来的敌人或是从自己城里来的威尼斯人来说,都象征着安全。一个大楼梯和卡尔达门(Porta della Carta,图10)将公爵宫和广场直接联系起来,这象征着执政者与群众的直接关系^[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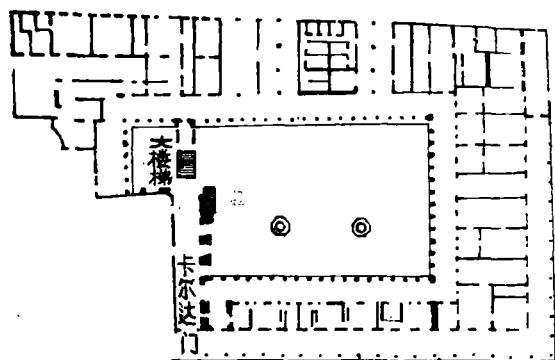


图 10

公爵宫不存在今天所谓的设计,因它是在八个世纪中中断断续续建成的,因此它的正面不是对称的。从它的两个正立面(图版I4)看来,愈低层愈是空洞,愈上层愈是密实,这种从外面看起来,令人觉得建筑物的重心似乎在上的感觉正是威尼斯建筑的特征。安德烈亚·巴拉蒂欧(Andrea Palladio)为这种结构辩护说:“就象一棵大树,在底下首先是树干,其上是树枝,再往上才是树叶”。两个正立面最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具有大胆的组合韵律的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图版13)都由底下的一个大拱支撑着中间的两个小拱,后者支撑最上面的几个圆圈,三者以恰到好处的比例组成。它们之间非常美妙的平衡着,而且整个正面看起来非常和谐,使结构和装饰的结合效果达到了极限。它的建筑风格是威尼斯的后期哥德式。

三、检察院(Le Procuratie)

检察院是除公爵宫外最重要的公共建筑物,分为新旧两幢,各竖立在圣马可广场的南北两侧(图1、图版I1)。它们是管理城市、监视建筑和规划城市发展方向的诸位检查官的办公室及公寓。旧检察院作为办公室,实际上是个现代化的经理处,从行政作用的需要决定了它的建筑外貌(图版I2),在风格上使用较古老的威内都-拜占庭式(Veneto-bizantina)^[2]。它的正立面在建筑和结构上同时出现一连串不可中断且无穷重复着同一个模型,它的内部是一些因时间和使用上的需要而加以修改的有伸缩性的空间(图11)。它第一次建造于12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又由郭杜齐(Coducci)重新设计建造,但仍然采用威内都-拜占庭式^[2]。

* 本文所提及的广场是指圣马可广场,小广场是指圣马可小广场而言,两个广场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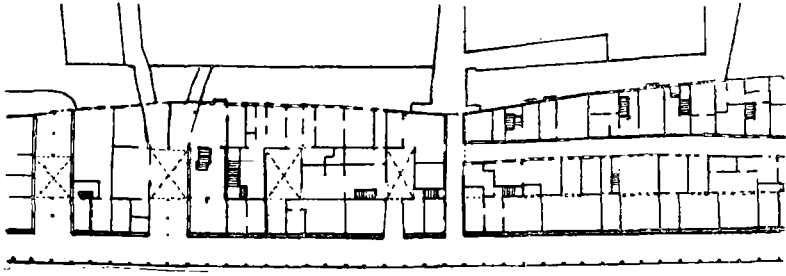


图 11

新检查院（图版15右侧）于1582—1586年间，由斯卡莫基（Scamozzi）负责建造，1640年由龙给纳（Longhena）完成收尾工程^[2]。它的位置选在前养老院往后退到雅各伯桑索威诺（Jacopo Sansovino）所设计的书店的转角那条线上，使圣马可广场比原来拓宽了15m多，钟塔不再与其它房子相毗邻而独立于广场上。斯卡莫基在新检查院的正立面，引用与旧检查院连续的同样大小与造形的模型，但在第三层立面上强调了纪念性建筑物的特征。新检查院与旧的对照，在夸大纪念性形象的同时，丧失了作为检查官办公室（后来部分作检查官公寓）的原始目的及相应形象，留下的仅是立面庄严的一层建筑物。

四、书局（La Libreria）

书局以前曾是旅馆、饭店、面包店、肉铺等的所在地。在小广场（图版16）上的公爵宫对面如要为新的建筑物作设计，不但牵涉到这些商店利益，而且设计者要有勇气来处理新建筑物与公爵宫正立面的关系问题。

书局是桑索威诺最杰出的作品，它缩小了书局底层（图12）的有效剖面，腾出一条走廊来与公爵宫相对应，由此创造了一个较完整的广场。设计原稿东立面从钟楼算起只有17个拱（图12），终止于与公爵宫前墙角相对称的一点，建成后却为21个拱（图1）^[2]。该建筑物面对威尼斯共和国执政者所住的公爵宫，为了颂扬执政者的丰功伟业，建筑上采用庄严的风格。它于中世纪末16世纪初^[4]建成，使小广场构成一个显然与中世纪广场情趣不同的剧场似的景观。这景观包含公爵宫、图书馆、钟楼，等等。在圣马可中心诸建筑物里，它是设计者将其设计构思转向夸示象征与景观最显明例子。

在规划和建筑这两个层次上，书局的建造有以下改革：（1）在规划上，小广场西侧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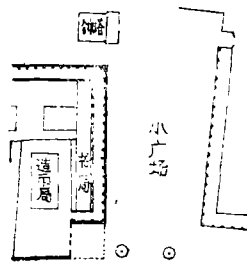


图 12

线与广场南侧界线是以靠近钟塔的书局的转角点来定界的：这角是两个大公共空间的连接点，自钟塔孤立于广场后，往返书局和新检查院可顺着那互相交接的走廊走，既通畅又方便。书局的正立面不与其相对的公爵宫平行，这使由码头那边来的人看到这个口窄底宽的凹入空间，在视觉上觉得广场与钟楼距离观察者比实际上近多了。（2）在建筑上，当时文艺复兴式已传入威尼斯，並有不少建筑物已采用，但书局设计者桑索威诺却引用古典建筑的特征，这在当时是威尼斯一件新事。他不追随15世纪的托斯卡（Toscana）建筑，而是穿过16世纪的罗马式建筑，去取回那古罗马的建筑语言，取回当时威尼斯执政者想藉以突破的在政治及文化上有意义的符号。它对书局在风格上的这一选择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意味着选上了“庄严”，使用罗马式的特征也意味着对宗教的选择——威尼斯教会本来属于东正教，不久以后就皈依到罗马天主教会，这虽然並非该建筑物的风格而引起教会路线的改变，但它却反映了设计者与威尼斯执政者当时的心愿^[2]。

五、钟楼（Torre del Ologio）

钟楼（图版I1左侧高出一层的部分）正立面装饰富丽，但看起来象是城堡的门^[2]。当人们从“门”走过时，看到头上的大时钟，难免觉得它是人类消逝的象征，与安置在其前左侧约5m及10m处那两只象征共和国永在的石狮给人的感觉恰巧相反。

钟楼，在广场上所占的位置很重要，许多有价值的象征性点都跟它连系着^[2]（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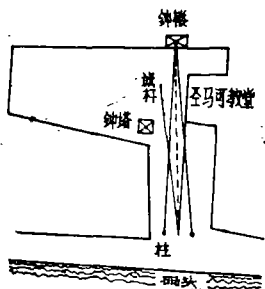


图 13

（1）它是从广场到很有名的专门卖衣饰的商业街的唯一入口标志；（2）是从广场到城市中心礼阿尔都（Rialto）的唯一入口标志；（3）它与下述两个角顶的连线（图24中的虚线）为从码头来的外地人指引往城市中心的路线：（i）圣马可海岸上两根柱子的连线中点与圣马可教堂正立面及三根旗杆所连成的两条直线的夹角；（ii）钟楼与两根柱子连线的夹角。

六、钟塔（Il Campanile）和小凉台（La Logetta）

钟塔（图版I5）是中世纪时的精神堡垒，

在广场上象是件孤独的东西，虽是广场与小广场互相连续的记号，但所处的位置是偶然的。当时只要求设计者让它成为到处都可以见到（在视觉范围内）的高塔，未想跟圣马可教堂及两个广场周围的建筑物相匹配。

小凉台（图版I8）紧贴在钟塔的脚根，体量虽小，却比周围其它建筑物更具有新处理过的圣马可中心那种“颂扬”的特征。它始建于1537年，1549年完成。它是桑索威诺设计的^[2]，建筑外形引自罗马的凯旋门，特别是那些几乎填满所有建筑物空隙的众多按照古神话传说而

塑造的装饰,更具有象征颂扬的意义。塔夫立(Tafuri)说它是一个有明显象征价值的“纯思想(ideologia pura)”建筑物,就连结构元件也有假的装饰,使柱子看起来并不承担重量。小凉台是卫兵站岗的战略地点,站在凉台上可同时监视广场、小广场、码头和进出公爵宫的卡尔达门(Porta della Carta)(图14),看守着从钟楼或新检查院底层的门进出的人群。它事实上处在为炫耀其象征性建筑物的好地点,无论从运河或从城内每个角落来到圣马可中心的人都可看到它,是为了让人家注视与羡慕而建造的。可见它在圣马可中心所处的位置是极其恰当与奥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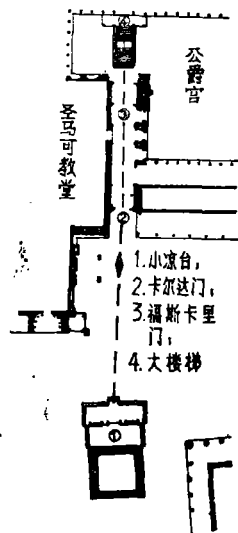


图 14

七、广场及小广场的空间（在一定时间内）与威尼斯城的关系

从外地来的人,首先抵达威尼斯城的南部(图版I7),广场与小广场成了全城外貌中心。对那些未能参观该城其它地方的人来说,广场与小广场的外观就被视为整个威尼斯的城貌。

小广场及其南对面的圣吉尔若岛(S. Giorgio, 图版I9上左边)是船只进出的门户,小广场上的两支柱子则象征着整个城市的门户。该岛对进出圣马可海岸的船只起控制作用。

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处于鼎盛时期,执政者为了加强广场(含小广场)的重要性而举行了设计竞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设计有两个:(1)阿尔威楔·哥纳罗(Alvise Cornaro)设计(图15),在小广场上作一个喷泉,在河中设计一个人工小山及一个罗马式的圆形剧场,三者构成以后两者为底边、喷泉为顶角的三角形。使用淡水喷泉在当时的威尼斯是不堪设想的,这已不是装饰而是先进措施的问题;在10m多深的海上堆一个假山,可以说是幻想中的自然;到16世纪还想建个古罗马式的圆形剧场,则被认为是幻想中的时间。最后,这个设计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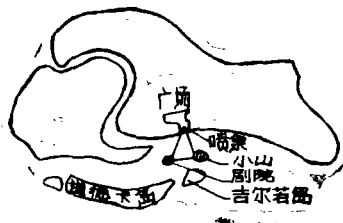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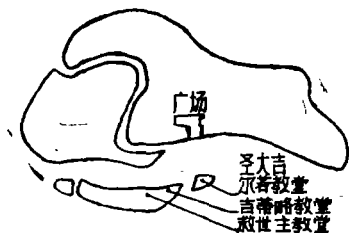


图 16

认为不合时代和历史的需要而淘汰。(2)安德烈亚·巴拉蒂奥(Andrea Palladio)的设计(图16)^[7],是带有宗教气氛的。他在茱德卡岛(Giudecca)面对广场的一段弧形海岸上设计了三座正面朝向广场的教堂:圣大吉尔若(S.Giorgio Maggiore,图版I9)、吉蒂略(C.Zittere)和救世主(C.Redentore,图版I10)。它们以洁白、安祥、高雅的外貌来衬托那艳丽、热闹和壮观的圣马可广场。以前在圣马可海岸对面的建筑都朝南,而巴拉蒂奥所设计的建筑物却都朝北(朝着广场),创造了一个从广场这边可见到的美妙景观。因此,自1525年以后,构成威尼斯城外观的房子都不再是为站在海岸上观察广场,而是为站在广场上看对岸而盖。

笔者曾仔细观察了圣马可中心,发觉该中心内的建筑物,虽经几个世纪由不同建筑师设计,但一般都能在规划和建筑处理上使之与原有的建筑物更臻完善,且有每幢的个性及时代感。如书局设计,它缩短了在海岸上的观察者与钟楼的距离(视觉上),建成后与小广场上原有建筑物构成了气势磅礴的景观。书局的柱廊是对公爵宫的呼应,它代表当时威尼斯人的愿望所采取的庄严风格,恰与正对面的公爵宫那种和谐格调相异。又如新检查院的设计:它固定了广场南侧西端不变、东端后退到书局的转角点,使原来两长边相平行的阴深广场变成一个宜人的梯形广场,使钟塔独立于广场上,丰富了广场的空间,广场与小广场间更为流畅。它的正立面虽引用旧检查院的模型但却夸大了纪念性的特征,以符合当时执政者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永恒的心愿。

由于威尼斯缺乏绿地,所以造币局西侧约400 m²的小绿地至今仍保存着。笔者认为该城四周环海,岛内运河密布,通风良好,空气新鲜。上述小绿地对作为整个威尼斯缩影的圣马可中心的外观很重要,它占据了整个中心约2/5的正立面,如以建筑物与周围联系起来,会使该中心与整个城市的外观更协调,也更增加了该中心作为共和国心脏的气氛。假如造币局的设计也能处理好与书局的关系,那么圣马可中心就更加完美无疵了。

参 考 文 献

- [1] Salvadori, A., *La Basilica di S.Marco, padova*, (1972).
- [2] Peroco, G., *Civiltà di Venezia (II)*, Ven., (1970).
- [3] Tafuri, M., *Jacopo Sansovino e l'architettura del'500 a Venezia*, Marailio ed., (1969),
- [4] Lotz, W., *L'eredità Romana di Jacopo Sansovino Architetto veneziano*, Bollettino del 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d'Architettura, (1961).
- [5] Scamozzi, V., *L'idea, Libro III, Cap.xv*, (1975).

St. Marco Square and Its Surrounding Buildings

Cai Jishi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surrounding buidings of St. Marco Square in Venice, so as to go deep into the excellence revealed in the designing of this famous square.

